

發揚重慶精神

趙效沂

多難興邦，古有明訓；宴安鴆毒，應引為戒。

世局危疑震撼，無逾今日之甚。蔣總統所殷昭示國人者，不外「莊敬自強，處變不驚」二語。用心之苦，非細加體會，不能盡其旨。「莊敬自強」與「處變不驚」，有其一貫的邏輯，連鎖的論據。惟有莊敬自強，始能處變不驚；如不能以莊敬之心求自強，則處變不驚者，麻木不仁而已，豈是蔣公訓誨國人之至意！

我們偏處海隅，已超過了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訓之期，何以還不能雪恥復國？八年對日抗戰，艱苦已倍於今日，何以還有揚眉吐氣的一天？細究根源，在於國人瀕艱苦的環境中，有含辛茹苦的堅忍精神——所謂「重慶精神」。人人過着艱苦的日子，不為自己謀，一心一德只求戰勝日寇。

腐蝕人心的副作用

今日台灣經濟繁榮，生活富裕，此與對日抗戰的環境大不相同之處。生活富裕，固然是大好的事情，但其「副作用」，却易腐蝕人心，難盡全力報效於國家。這一點，不能不加省悟。舉淺例言之，我平生最欽服天主教的神職人員（但我非教徒），他們負溝通「天」與「人」的重務，惟其無家室的牽掛、慾望的追求，故能盡瘁傳播福音。對日抗戰之所以能上下一心，即在於「艱苦」到大家無所牽掛，無所祈求。如果說，大家還有所祈求，那只有渴望早日勝利！

我從不作堂皇之詞，不發違心之論，今日台灣人民豐衣足食，何嘗不是民生政策的成功？三民主義發揚的極致，就是要造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，我決不能說，生活富裕有礙於反共抗俄大業，問題在於前述的「宴安鴆毒」的副作用。生活富裕是一回事，如何維持國家社會富裕，大家仍有「在莒」之心懷，則是我們必須警惕戒懼的重點。

今日台灣，朝野上下，太安樂了。惟其太安樂，為「自身謀」的機會便更多。雪恥復國，本來就是為子孫孫作「自身謀」的遠計，偏偏大家無高瞻遠矚的觀念，所以生活富裕的結果，未

見大功能，却發生了使人感喟的「副作用」。因是，我追述當年的重慶精神，以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育、樂為例，加以今昔參照。未去過當年大陸的本省同胞，當然可以作史料觀，就是從大陸遷台的人士，未始不宜重溫昔年生活的一課，倍加奮勉。如能不僅以談掌故之心讀本文，我的筆墨就不算白費了。

打補丁的破褲子

在當年的大後方，大家所穿的衣服，破舊寒儉，與今日相較，真有天大的差別。（「大家」二字的涵義，我稍為「保留」地說，包括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）男的一襲卡幾布中山服，穿了再穿，洗了再洗，褲襠磨破了，打補丁再穿。舊有的西服，當然可穿，磨到兩袖及褲襠發亮，皺了再燙，弄到沒有再燙的必要，乾脆就讓皺西服上身。領帶吧，經不起結結解解，活像脖子底下掛了一條破綢布。大家如此這般，誰也不譏笑誰。偶

然弄到一身「絲光卡幾布」中山服，穿起來的確受用，已足傲視朋輩。倒是有人穿起一身新西裝，大家無不注目。所謂「注目」，並非羨慕，乃是「鄙夷」的反應，反使穿者難安。



霧重慶，每年唯有在霧季，重慶市民方始可免寇機來襲。

脚上穿的，是車胎底的爛皮鞋，以報廢的車胎，作為鞋底，久穿不壞。一雙這樣「窮則變」的皮鞋，可以連換四五雙皮面。兼之，重慶大老鼠，成羣結隊，最喜歡吃鞋面。每晚入睡前，要將皮鞋高高掛起，有時老鼠尚能沿繩而上，將鞋面環咬一圈，翌日起床，哭笑不得，只好照樣上脚。我時常可以看到友輩所穿的皮鞋，週圍有一圈鼠咬的「圖案」，就是這醜類的惡作劇，真是「屋漏偏逢連夜雨」，無可如何。這等情事，恐非台省人士所能深信。

一件陰丹士林旗袍

小姐、太太們，平常的服裝，只是一襲「安安藍」的布旗袍而已。但大家均安之若素。如果能穿上一件用德國顏料染成的「陰丹士林布」旗袍，不但足以炫耀鄰居，鄰居也要以某家太太穿了一件「陰丹士林布」旗袍，奔走相告。因此此布顏色鮮艷，不若「安安藍」之「土」。有百來十個職員的機關，最多只能向福利社配到三四塊，僧多粥少，惟有用抽籤方式決定，得者大喜過望。她們愛美，不願穿厚重的車胎底皮鞋，那麼只好穿布底鞋。天晴尚可，如遇大雨，鞋子就成了爛泥團，不如乾脆赤脚。今日時興的高跟鞋，穿起來的達達，婀娜多姿，她們根本不作此奇想！

父母無不愛子女，總會為他們打一件毛衣，穿破了拆了再打，毛繩不足，以其他雜色毛繩補足，拆打過幾次的，毛衣固毛衣矣，毛繩的顏色、粗細，各有不同，真成了五顏六色「未來派」傑作。也有雜以西北出品的土毛繩，孩子們未走近身旁，已先聞到一股羊膻腥臭。

「八寶飯」真難吃

談到吃飯，軍公教人員吃的是「配給米」。品質有好有壞不等，但以配到壞米的居多。米中有稗子，有砂粒，我國人善於製造新名詞，用這種米煮成的飯，稱之曰「八寶飯」。起先我還囑家人挑挑檢檢，連弄幾天，太太嫌麻煩，大家乾脆就吃「八寶飯」，讓腸胃去「處理」它。菜肴方面，肉類不易常吃，吃魚吧，重慶雖扼揚子、嘉陵兩江之匯，却因河流湍急，捕不到魚，所以魚價奇昂（小鯽魚例外），非常人所能問津。青菜一遇轟炸就「漲」，有時吃青菜也非輕而易舉之事。這裏我要插敘一則趣談。行政院長孔庸之（祥熙）先生，平日對平民食譜頗為注意。某次他發表談話，主張多吃菠菜、紅蘿蔔，可以吸收維他命。想不到，一經報紙刊布，商人最敏感，菠菜、紅蘿蔔價格，一日數漲，弄得平日以菠菜、紅蘿蔔佐餐的，也感到難於肆應。我和孔先生每週總要晤面二三次，嘗笑着和他說：「您提倡平民營養，如今平民反不營養了。」他愕然問故，具告之。他只有搖頭作苦笑，連說：「菜販可惡！可惡！」



重慶繁華市區，屢炸屢建，不屈不撓，由而使重慶成為抗戰的精神堡壘。

兩菜一湯「打牙祭」

天天吃「八寶飯」，油水不足，難免口饑。我個人，至多到攤上吃一碗牛肉湯，每個月，或偕家人上一次小飯館，憑身上的餘錢，也只能點：豆瓣鮑魚，回鍋肉，豆花湯。那時候我所服務的機關同仁，也常出公份，藉故聚餐，名曰「打牙祭」。政府厲行節約，每桌限制六菜一湯，且不許飲酒。大家為了解饑，經常兩桌併一桌吃，等於有十二盤菜，兩碗湯。很多人也多採此辦法，所謂心同此理。貪杯的，更出花樣，以茶杯盛瀘州大麵，名曰「喝白開水」。只要喊一聲：「公四」（川語店夥之稱）來一杯白開水！」夥計便會將大麵送來。警伯先生不時來飯館抽查，看到用茶杯喝「白開水」，自也無話可說。遇到認真的警伯，每走近桌旁，提起茶杯，向鼻子一聞，知是飲酒，初犯雖不至受罰，至少也要挨他幾句官腔。

在飯館裏，有時也會看到，有人焉，據案猛吃大魚大肉，或者一個人叫一大盆「沙鍋魚頭」，一面飲「白開水」悠然自得。此等人，如非暴發戶，便是「跑演繹路」的司機老爺。他人有此豪興，却沒有這麼多的閒錢。以視今日酒樓飯館，燈紅酒綠，夜夜笙歌的，真不可同日而語。

我是「癮君子」，說到吃飯，難免想

起抽煙，因此附帶一述。當時四川出產的香煙，有兩個牌子——「花月」與「神童」，花月牌尚不如今日公賣局出品的「金馬」，神童牌更不如公賣局的「香蕉牌」。英美煙公司的「老刀牌」，「小大英」在抗戰前已算三等貨色，尚要走私進口，遑論「三砲台」、「駱駝」與「吉士」！我當時只是抽「神童牌」的材料。此煙有兩大特點，其一，停吸即熄，猶如雪茄煙；其二，夾雜煙梗甚多，吸不了幾口，煙捲忽然「爆炸」，拍達有聲。我原以為抽劣煙可藉此戒絕，想不到聊勝於無，禁之不絕，一抽就抽了六年，到勝利後始行「升格」。

綁紮高樓心驚膽戰

住的方面，更有痛苦的經驗。重慶不是沒有好房子，但一般人只能住下列兩種房子：一是用竹木架成，外刷水泥的小屋；一是重慶著名的「綁紮高樓」。就是用木柱架設，不用鐵釘銜接，而以竹篾綁紮，好似今日台灣興建大廈外面所搭的施工竹架。上鋪木板，以竹蓆或木板間隔成小房間。重慶的山地，此等房屋常就山坡構築，自馬路上看，只有一層平房，自坡下看，可能在五層以上。以竹篾綁紮的簡陋房子，住在其中，樓上的人，走起路來，吱吱作響，尤其可以從地板縫隙中，看到樓下人家的起居動態，男女居室，絲毫不能「保密」，這猶在其次；而真正感到難受的，却在心理上的終日惶惶不安。其實，此類房屋倒也相當安全，從未聞倒塌情事發生。我

一家人就在這樣的危樓中，挨過艱苦的時日。行的方面，先說長程客運，以重慶為出發點，往南，往北，公路局班車奇缺，有的旅客候車十數日，旅費將罄，尚無登程機會，於是只好動貨車的腦筋。已經滿載貨物的破卡車，可以再搭上十幾個「黃魚」，坐在貨品堆上，搖搖幌幌，



抗戰時期敵機來襲，警報響了，重慶市民秩序井然的進防空洞。

穿行山路，隨時都會發生危險，收費高出路局車票價目一倍以上，還要看司機的顏色。當時的司機，悻悻入既多，油水最足，成了受社會人士羨慕的對象。如果惹他發火了，不讓你登車，又怎麼樣！

蜻蜓點水脚力不差

市內交通，用木炭發動的公共汽車，擠得你動彈不得，候車常在半小時以上。如果乘坐人力車，重慶多山，馬路起伏坡度甚大，車夫受了環境的訓練，有一套奇特的脚下工夫。下險坡時，兩手輕扶車把，兩足略蹀地面，如蜻蜓點水，但見兩條飛毛腿飛舞不停，奔馳而下，其疾若矢，車夫悠閒至極，座上客已魂飛魄散。所以我經常不敢乘坐人力車，如果搭不上巴士，只好安步當車。

後來驛運處在上清寺至化龍橋之間，開行驛運馬車，以調劑公共汽車之不足。每車坐五個客人，蹄聲得得，招搖過市，另有一番情趣。以紐約市交通設施之現代化，猶有警察乘馬巡邏，以及中央公園前有馬車迎送觀光客，準此而言，我們利用驛車，作市區交通工具，亦可步武紐約，足以解嘲了。

談到育樂，在經常遭受日機轟炸的都市中，實在沒有充分的羣衆育樂活動。在霧季，敵機不來，戲院、影院才有大批觀眾上門。我們也不過偶然看一次電影，或一次話劇。受了環境的影響，話劇倒是欣欣向榮，演出效果不差。霧季一過

，一切育樂活動都停擺了。以視今日影院家家客滿，買票須求助「黃牛」，在舞廳內，有女在懷，玩樂通宵者，真有天壤之別。

無靡靡之音亂心志

歌唱相當普遍流行，青年男女，都能唱出幾首抗戰歌曲，極少聽到靡靡之音，此與今日軟綿綿黃色歌曲之流行泛濫，大異其趣。可憐者，共黨分子利用此種機會，推出不少為共黨助陣的歌曲，大家不察，政府未禁，以致無形中受了共黨利用。舉一例，彼時西班牙正在鬧「內戰」，共軍死守西京，唱出一支「保衛馬德里」，不久此歌譯成中文歌詞，大家大唱特唱，即國民黨員亦多隨聲附和，殊不知正上了共黨的大當，做他們的義務宣傳者。

以上信筆所及，略述當年客居重慶印象，在艱苦的環境，大家不以為苦，彌增抗戰必勝的信念，終底於成。今日台灣的經濟繁榮，正是國力壯大的表徵，我之引昔證今，無非說明，今日時勢已勝昔年若干倍，按理足以一鼓作氣，揮戈西指，所惜者人心因經濟繁榮，而偏向享樂，鬆懈鬥志。只要大家能重燃重慶精神的火燄，刻苦自勵，莊敬自強，以充沛的國力，悉用於復國的大業，降低個人的物質享受，那一定有攻必克，何敵不摧！

訂閱本誌請撥電話
七 七 二 四 八 〇